

# 回顾 1942 年周家口大饥荒



■王羨荣

1942年河南发生特大饥荒时,笔者正上小学三年级,已经懂事了。事隔72年的今天,回忆起那种惨不忍睹、惊心动魄的场面,仍历历在目,心有余悸。

1942年夏到1943年春,河南发生特大旱灾,全省夏秋两季农作物大部分绝收。“水旱蝗汤”又袭击全省110个县,当时全省有3000万人口,受灾者达1000多万,饿死者有300多万,外出逃荒者也有300多万,占全省人口的20%。周家口也同全省一样,从1941年6月开始干旱,秋季绝收,麦也没种上。1942年是个“空五月”,秋季禾苗旱死,又是个“空秋”。秋天麦子没种上,部分地区又遭蝗灾,造成减产,灾情严重,出现了吃草根、吃树皮、卖妻子、卖儿女和饿死人的悲惨事件。

## 背井离乡外出逃荒

当时,周家口很多灾民对在家生活已不抱多大希望,能外出的便成群结队地去逃荒。据几位老人计算,1942年秋冬季,周家口外出逃荒者有一千多人,大部分是去山西、陕西的。他们在漯河等待往西北去的火车,一旦遇上火车,便拼命地爬上去,这时,有的爹娘找儿女,有的小孩哭着找爹娘,有的锅碗盆勺、被子、衣物撒落一地,喊叫声、哭闹声乱作一团。

扒火车很不安全,坐在车厢上面也不安全,因而,沿途留下许多血迹斑斑的死者。川汇区一位幸存的陈老先生说:“有的人扒上了火车,因列车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毁而丧命;有的人扒上了车顶,因夜里手指冻

僵,抓不住东西,再加上车厢摇动,便从车顶掉下摔死了;还有的人是被旁边运行着的火车轧死的。”

灾民在逃荒途中,所带不多的粮食很快吃光,接着就吃树皮、杂草和干柴。许多人用刀子、镰刀和菜刀剥树皮,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。当树皮、杂草、干柴吃完时,人们开始卖儿卖女,这时同情心、家属关系、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,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饭,饥饿主宰了思想上的一切。当时,9岁男孩卖400元,4岁男孩卖200元,姑娘卖到妓院,小伙子往往被抓壮丁了。抓壮丁是小伙子所欢迎的,因为到部队里有饭吃。现居川汇区中州路逃荒生还的84岁陈老先生,谈起

1942年的逃荒年月,情绪十分激动:“一路上吃遍了所有可以吃的东西,人瘦得皮包骨,但肚子却特别突出,那是因为吃了树皮消化不掉,得了‘大肚子病’。还有很多人为了充饥,刨了白干土吃,结果土到肚子里不消化,导致全身浮肿,拉不下屎,最后硬是给憋死了。人们长期饥饿,连站的力气都没有,有的皮肤生了疮,很多人要么就地坐着,要么奄奄一息地躺着。”92岁的李老先生回忆说:“当时人们到陕西、山西、甘肃等地乞讨,一路上当地穷人家也没吃的,怎能再施舍他人;遇到富人家都养着狗,人根本就不敢进门,狗出来咬人,衣服都被扯碎了。”

## 留在家中难免饿死

在这场特大饥荒中,周家口不少市民因留恋家乡、没有路费或身体不好等原因,留在家乡,盼望上天给一条生路,但是,日子同样难过。

原河南省第七专员公署因被日寇侵占,于1938年迁至周家口南寨黄杏樵别墅,他们只会作威作福,养尊处优。对于1942年周家口一带发生的严重灾情,他们熟视无睹,甚至有些官僚勾结奸商,囤积居奇,大发横财,造成米面价格飞涨。奸商们从安徽六安等地把大米、豆饼源源运往周家口后,便向官府请客送礼,以换取对他们不法行为的保护,所以一天几次涨价,

当局不加干预,致使奸商们大发不义之财。有钱人还趁机放高利贷,借一斗还二斗,并以廉价在周家口购买灾民土地达一千多亩。当时周家口河南岸北市场上卖麻饼、豆饼、大米和馍的都有,南岸新街、小南街、西大街,北岸德化街、人和街、果子街,卖米、面和豆饼的最多,但是,灾民就是没钱买,饿的皮包骨头,面黄肌瘦,两眼深陷。有的人饿得无力走路,只有爬行,每天都能听到某某死了的坏消息。原来,死者的亲戚邻居们还自愿用席裹着尸体抬到寨外掩埋,后来,饿死者日渐增多,也无人管了。

白天在街上夺馍的屡见不鲜:买个馍正准备吃,突然从背后伸出一只手,夺过馍就跑,被夺者有的原諒对方,自认倒霉,不再追赶;有的不甘吃亏,跑步追赶,待追上时,夺馍者将馍上吐几口唾液,让你不可再吃。笔者记得,那时,自己床头褥子下放着春节大人给的“压岁钱”五六十元,因为是新票子,舍不得花,后来饿的实在撑不住还是花了,但是不敢多花,一天拿5元钱买个一两重的小馍,还要慢慢地吃,细细地嚼,大概有十来天便把钱花完了。当时想,这五六十元“压岁钱”买10个馍一次吃完也难吃饱!

## 周家口赈灾

1943年农历3月中旬,河南省开始救灾了,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责成七区专署迅速设法救灾。七区专署接到上级命令,在周家口建立了救灾委员会,由专员朱国衡任主任,周家口警备司令廖运泽任副主任,委员由地方各界知名人士担任,由政府拨付一部分赈灾款和粮食。开明绅士李绍遽、殷尽臣也捐出巨资,从而带动了其他殷商富户解囊相助。很快,在周家口五龙宫、关帝庙、禹王宫等地设立3个粥厂,周家口红十字会特别支持,委派得力人员购买小米,印发粥票,由殷尽臣负责登记发票。他不辞劳苦,沿河堤至各灾棚查

访登记发票,灾民凭票到粥厂领粥。每日每张票可领一大勺小米粥,约有三碗,一人可以吃饱。灾民由前门排队进场领粥,从后门出去,由于专署派部队维持秩序,加之,殷尽臣、唐朗斋终日守在粥厂,尽职尽责,赈济秩序良好。

在赈灾施粥工作中,殷尽臣老先生虽然年逾半百,体质衰弱,但是甘愿义务,不计报酬。而且常在风雨中带病工作,东奔西走,亲自察看盛粥的勺勺是否盛满,灾民有啥要反映,发现问题立即纠正。周口三青团职员汪建华、周鸿善也被派往粥厂服务,他俩在殷

老先生的带领下,夜晚轮班下去巡查,统计每日领粥人数,逐日上报,并且保证熬粥质量,达到灾民满意。

1943年农历3月底,麦已抽穗,逃荒灾民纷纷返周,领粥者日渐减少,至4月上旬施粥结束。灾民为了表示感谢,特向周家口红十字会赠送匾额一块,由八贡李仲吉题词,上书“惠及灾黎”。

农历5月初,二麦已经成熟,即将开镰收割。但是,周家口郊区某些农民,由于长期挨饿,渴望吃顿饱饭,便将不熟的麦子做成“捻串”,大吃特吃,因此,被撑死者大有人在,实乃可怜!